

·名人手札·

徐中舒先生遗札十三通笺释

陈 力

内容摘要:本文系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1933年至1945年间致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容庚先生十三通信札的笺释。信札中除徐中舒与容庚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外,还特别提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著名的民间学术团体“考古学社”的活动,以及徐中舒先生代表史语所请容庚先生帮助购买二件商代印玺和刘体智善斋青铜器等事,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青铜器 商代玺印 考古学社

徐中舒先生(1898—1991),安徽安庆怀宁人,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先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在许多著名的大学担任过教职,曾任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38年后任四川大学教授,直至去世。在徐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仅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就发表了《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再论小屯与仰韶》、《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古代狩猎图象考》、《聶氏编钟图释》、《豳风说》、《金文嘏辞释例》等重要的学术论文,影响至今。同时,由于徐先生自1930年12月起接替李济先生担任史语所秘书,在傅斯年先生的领导下,负责史语所的日常事务,在史语所主体迁至南京以后,他又作为留守北平部分的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进行个人的学术研究,主持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为史语所以及附设于史语所的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购买图书、文物,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容庚先生(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我国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迅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等,代表作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并编有《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西清彝器拾遗》等。

由于共同的研究方向与兴趣,徐先生与容先生学术往来密切,1934年曾共同发起组建过著名的“考古学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夏,徐先生与容庚、商承祚先生相约赴上海拜访刘体智先生,在刘体智善斋照像墨拓其所藏青铜器凡二十馀日,临别,“晦之先生复以所藏铜器全形拓片,举其全份以赠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及余等三人”^①,这批青铜器全形拓片数量达四百三十馀种,构成了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形拓片的主体。

容庚先生旧藏有大量名人信札,生前捐赠给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中包括徐中舒先生遗札十三通,十二通为1933年至1937年间所写,一通为1945年所写,数量虽然不多,但信中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了徐先生这一段时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如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情况和为史语所及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购买商代印玺和刘体智善斋所藏青铜器等等。这批资料无论是对徐先生个人学术生涯的研究,还是对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关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值得仔细梳理。

三十六年前,力忝列先生门墙,枉承教诲,今拜观先师遗泽,感慨万端,特恭为笺释,以为先师徐中舒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

1933年11月3日^②

希白兄:

关于买朱家书籍事^③,兹分列如左:

《惜阴轩丛书》,所中已有,不要。

《广雅丛书》及《九朝纪事本末》,不要。

《郎亭知见传本书目》,要。《钱氏说文》,要。

《鳌头七书》可以看看。

①徐中舒:《虢氏编钟图释·引言》,1931年,中央研究院。

②原信无年份。据信中买朱家书事,暂系于1933年11月3日,详后。

③朱家书籍,可能指朱彭寿藏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案中有傅斯年致李济信,云:“此外朱彭寿君一批书中,为研究所择下不少,第一次九百元许,已于旧年前办妥。第二批中有希见及奇廉之文集、丛书及史学书,亦约千元。以上二事,共约二千元,此次请款之因也。”(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73页)。疑信中所谓买朱家书事(第一次)即指此,所谓“年前办妥”,亦与此信之11月3日大致相符。又,《傅斯年遗札》此信“暂系年于1933年3月”,据事理情形推测,似以系于1934年3月更为妥当,俟考。

朱彭寿(1869-1950),浙江海盐人,总纂《清儒学案》,著有《寿鑫斋丛记》六种、《安乐康平室随笔》等。朱氏藏书甚精,尤以收藏清代硃卷闻名(后归上海图书馆前身之合众图书馆),藏书处为寿鑫斋,有《寿鑫斋书目》。

即请代为接洽。何日进城？盼将刘氏《善斋藏器目》^①携下一校。匆白。顺颂箸祺。

弟中舒，十一、三。

外另函，便中希为转致，又及。

1934年4月2日^②

希白兄：

印书人等待三星期之久，仍未来，只好另找别人矣，或待至本星期为止，如何？《泉屋清赏》^③亦待兄来照相。现弟所集得者，已得四股^④：一研究

①刘氏，即刘体智先生。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著名收藏家，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其室曰“善斋”，曰“小校经阁”，曰“远碧楼”。善斋以收藏甲骨、青铜器和善本图书闻名于世，所藏甲骨精粹，郭沫若曾据以选编《殷契粹编》，全部甲骨28000余片，后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所藏青铜彝器数百件，人称“罗振玉第二”，除零星散出者外，一部分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附设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下文1936年11月9日札中所涉及部分（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分归上海博物馆，一部分归瑞典太子古斯塔夫（今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善本古籍二万四千部，十万余册，多归上海图书馆。刘体智编有《善斋吉金录》，1933年曾交容庚送燕京大学付印，1934年印成，所谓“刘氏《善斋藏器目》”，或即指刘体智交容庚准备付印者。

②原信无年份。力按：1934年容庚先生据《泉屋清赏》等日本出版之吉金图录，编成《海外吉金图录》。此信中言“《泉屋清赏》亦待兄来照相”，当指容庚先生为编《海外吉金图录》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办公地在北平北海静心斋）翻拍《泉屋清赏》中青铜器照片事，故此信当系于1934年4月2日。

③《泉屋清赏》，即日本住友财团“泉屋博古馆”出版之馆藏青铜器图录，自1911年起开始出版，并不断修订、增订，有《泉屋清赏·古铜器类》（饭田虎藏编）、《泉屋清赏·古鉴类》（饭田虎藏编）、《泉屋清赏附解说》（饭田耕作编）、《泉屋清赏别集》（饭田耕作、原田淑人编）、《泉屋清赏别集·陈氏旧藏十钟》（饭田耕作解说）、《泉屋清赏续编·彝器部、镜鉴部》（饭田耕作等编）、《删订泉屋清赏》（饭田耕作、梅原末治共编）、《泉屋清赏·新收编》（梅原末治解说）、《新修泉屋清赏》（梅原末治解说）等。容庚编《海外吉金图录》所取资料，“以见于住友氏《泉屋清赏》者为多”（《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本社出版书籍——考古专集》）。

④“集得四股”，当是为容庚先生预售《海外吉金图录》集资四份。容庚先生在《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本社出版书籍·考古专集》中介绍该书，预计1935年2月出书，定价三十元，特价二十元（但据《考古学社社刊》第六期《本社出版书籍》，《海外吉金图录》正式出版后的公开售价为三十元，卡片纸四十元）。

所、二李济之^①、三丁山^②、四我自己。有人要请写长联，如能携图章来，尤感！何日进城？盼到所或寓屋一谈。敬请箸祺。

弟中舒，四、二。

1934年8月5日^③

希白兄：

星期五(七日)^④车票买好，有卧铺可供高枕，请准时来静心斋舍间，俾便同行。《泉屋清赏》增订本已对过，嘱铸新^⑤下午来取。外另件两纸。顺颂刻安。

弟中舒，八、五。

1936年3月29日

希白我兄：

前匆遽离平^⑥，未及走辞，殊为歉然。嗣展转苏、皖，迄近日始得稍稍就绪，奉闻稽迟，幸勿为罪。近撰《几种古铜器名称之厘订》一文，对于宋人所订名称，多有商讨，俟脱稿后当先呈教也^⑦。兹拟托兄代购《甲骨文编》、《续殷文存》^⑧两书，可否仍照前价(一、九元，一、十一元)代为各购一

①李济(1896-1979)，字济之，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原清华学校研究院人类学讲师。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当时计划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故名)兼第四组(考古)组长，并兼任中央博物院人文馆筹备主任(后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

②丁山(1901-1952)，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③原信无年份。据信中内容推算，当系于1934年。

④应为1934年9月7日。按：此信中言“《泉屋清赏》增订本已对过”，盖谓1934年容庚先生据《泉屋清赏》等编纂《海外吉金图录》事，时在1934至1936年之间(1936年正式出版)。星期五为七日者，有1934年9月7日、1935年6月7日、1936年2月7日(元宵节)等，而1936年2月初徐先生已随史语所历史第一组迁往南京，信中犹言“请准时来静心斋舍间”，故此信必在1934、1935年间。又，1935、1936两年月日不合，故此信当系于1934年8月5日。

⑤铸新，指北京琉璃厂海王村的“铸新照像馆”，以翻拍照片著名，同时经营古今名人字画、名胜古迹相片。

⑥指徐中舒先生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原留守北京部分于1936年1月迁至南京北极山下鸡鸣寺路一号所本部事。

⑦此文当即1936年4月23日、1936年5月2日致容庚先生信中提及之《古铜器订名》和《古器物名厘订》。徐中舒先生《说尊彝》于1936年12月发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文章专门讨论“尊”与“彝”之名称、形制、功用，或即此文(或其中一部分)耶？

⑧孙海波编：《甲骨文编》，哈佛燕京社，1934年出版，《考古学社社刊》载有其书广告，定价14元；王辰编：《续殷文存》，1935年出版，《考古学社社刊》载有其书广告，连纸18元，宣纸24元。

部，便祈交与李光涛^①兄，款已函嘱李君面交，烦神，至感。南中不易接近材料，此后扣盘扪烛，尚希不吝晦示为幸。孟真^②南来已多日，所中颇热闹，兄何时能南来凑趣？专此，顺颂俪祺。

弟中舒谨启，廿五、三、廿九。^③

1936年4月11日^④

希白兄：

顷奉还示，悉悉种切。考古社^⑤如欲发展，自有改组之必要。推选叶誉虎为董事长，弟完全赞同。星期日餐会当可通过，得暇幸示一二^⑥。托购两书^⑦，弟皆已有，为欲翦贴，故拟多买一部。《续殷存》便祈为代购一部，交史言所李光涛兄；《甲骨文编》俟需用时再行奉托，烦神感荷。兹再恩者，弟近拟整理印鉅，以此间藏有不少印谱也，颇欲收购黄伯川^⑧所藏二印

①李光涛(1897-1984)，安徽怀宁人，徐中舒先生幼时朋友。1929年9月，因徐中舒先生之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临时书记员，参与整理明清档案，后成为我国著名的档案学家，著有《明清史论集》、《明清档案存真》等。时徐中舒先生已迁往南京，李光涛先生犹留守北平继续整理明清档案，故徐先生所购书、款等皆请李光涛先生代转。

②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后信中提到的“孟”亦指傅斯年。

③此札曾收录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名人手札选萃》，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④原信无年份，据信中所载事，当系于1936年。

⑤考古学社，1934年由容庚、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等人发起成立，“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设执行委员会执行一切事务，由大会票选五人任之。由五人中公推一人为常务委员，负召集责任，任期一年，得连任”（《考古学社简章》，《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1934年）。考古学社编辑社刊，出版考古专集、考古丛书等。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担任。

⑥叶恭绰(1881-1968年)，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著名书画家，收藏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民国政府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交通大学创办人暨首任校长，时任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董事、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中国古泉学会副会长。《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1936年6月出版)“社务纪要”云：“本社定于四月十二日正午十二时在北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春季聚餐会……执行委员会提名推举社员叶恭绰先生为本社社长，于此次餐会时票选。未能参加餐会之社员，如有意见，请直函本社。”该期社刊扉页有“本期社刊承社长叶恭绰先生捐助钜额印刷费敬此致谢”。据此，此信为考古学社执行委员徐中舒答复当时主持社务的容庚先生提议，时间为1936年4月11日。

⑦即前信托容庚先生代购之《甲骨文编》与《续殷文存》。

⑧黄浚，字伯川，北京琉璃厂古董商人，其商铺即著名的尊古斋、通古斋（黄浚因买卖清东陵被盗文物入狱，1930年出狱后将其古玩铺尊古斋更名为通古斋，但一般人仍多称尊古斋），编有《尊古斋古鉅集林》、《衡斋藏印》、《衡斋金石识小录》、《邺中片羽》、《衡斋吉金识小录》、《衡斋藏见古玉图》、《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尊古斋陶佛留真》、《古工图录》、《尊古斋集印》等。

(已印入《邺中片羽》者)^①，祈为说合，如何？能以二百元购得否？便请将接洽情形见示为感，如能作成，弟当写一篇关于印鉢文字者，给本期社刊。馀俟续陈。专此，敬颂箸祺。

弟中舒，四月十一日。

1936年4月11日^②

希白兄：

顷寄上拙作《论古铜器之鉴别》^③(快递寄去)，请登入《考古社刊》中，并希裁正为感。弟现对于已著录之铜器，觉怀疑者甚多，贞松堂所录^④，觉有一半不可信，善斋所得，恐伪多于真，惟此意此时尚不敢公然倡言耳。此文仅就所知确凿可信者言之。兄对此有何批评？甚愿知之^⑤。付印时请多印三十本单行本，需款若干，请示知。博物馆事已与裘子元^⑥谈及，大约下年可设法。尊藏能让归公家，自较私人收藏为得计，将来断不至使兄

①黄浚《邺中片羽》初集(1935年2月印行)中著录有商玺二方，即徐中舒先生所欲收购者，一为“亚”玺，一为“奇文”玺(于省吾先生称“奇文玺”)，此二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邺中片羽》二集(1937年8月印行)中又著录一玺。徐中舒先生是第一位对此二玺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学者，所作《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二期，1935年)，论及其中二印，云：“最后更有一事当特笔叙述者，即玺印之发见是也。此书(即《邺中片羽》)上卷第三四页、三五页，有铜鉢两见，文均倒置。其一‘亚’形内‘毕’字上著为鸟形，旁著两‘示’字。其一界画四阑，有‘子亘梦’三字尚可辨。由字体论之，皆当为殷物。关于印玺，前此仅知其为春秋战国时新起之事物(古用符节)。古籍方面，亦于此时始有记载可征。然今竟发现于其前一千馀年之殷代，使此物而非伪作(或就其他铭文磨珑为印玺形，以未见原物不敢臆必)，则诚惊人之发现矣。”盖徐中舒先生因未见原物，恐古董商人用其他商器磨珑而成，故亟欲得原物以证明之。此三玺涉及中国古代玺印的起源，以及先秦社会形态等重大学术问题，说见拙稿《徐中舒先生遗札考述》，待刊。

②原信无年份，据信中内容，当系于1936年。又，此信与前信同日寄出，因其中有“顷寄上拙作《论古铜器之鉴别》”语，是当系于前信之后。

③此文刊于《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1936年6月)，原文后题记“廿五，五，十一，在南京之北极山下”，则此信应系于1936年。参照后一封及论文中题记，此信寄出后，徐中舒先生又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即所发表者。

④贞松堂，著名甲骨金文学家罗振玉(1866-1940)室名。罗氏收藏古代彝器至夥，编有《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1931年)、《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二卷(1931年)、《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三卷(1934年)等，诸书摹拓青铜器(包括铅、银等物)铭文附释文，并附载器物藏传情况。1936年，罗又据所藏，编成《三代吉金文存》，为学林所重。

⑤五十年代容庚在与刘体智通信中，亦多次提到善斋所藏，“疑伪之器不少”、“尊藏真假参半”，参见李宗焜：《刘体智与容庚往来函札》，《古今论衡》第13期，2005年11月)。

⑥裘善元(1890-1944年)，字子元，浙江绍兴人，好金石碑刻。时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管理主任。

蚀本。孟真为公家购物,特别认真,此亦不能不(此处抹去二字)原谅他也。顷何所述作?《善斋图录》^①已印就否?专此,即颂箸祺。

弟中舒,四月十一日。

1936年4月23日^②

希白兄:

《殷文存》收到,款已嘱李^③转。玺印事^④承兄代谋,至感。此物孟真兄允出二百元,大致不至再有变更,如欲略增,弟亦可极力往说。在弟意,此物最好宜收归公有,盼兄全权代办,能早日成交,尤所盼也。拙稿《古铜器订名》牵涉太多,尚未脱稿。《考古社刊》文,恐须俟至下月初始能交卷。彦堂兄^⑤亦谓可做一篇,此星六^⑥弟等(彦堂、思永^⑦)拟往苏州一行,闻刘世珩^⑧之子藏有甲骨铜器,沈勤庐^⑨云可介绍往观也。尊藏铜器如愿让归公家,孟真云亦可商量。目前博物馆仅有建筑费,经常费每月二千谱,除开

①即容庚先生编《善斋彝器图录》,收录刘体智藏铜器175件,燕京大学1936年出版。

②信中提到欲往苏州一行,1936年5月2日信则云“弟等苏州之行,思永无暇,彦堂随便,遂作罢论”,则此信当系于1936年。

③《殷文存》,罗振玉编,1917年石印出版,1921年收入《广仓学宥丛书》乙类。此处所谓《殷文存》,疑系4月11日信中所言请容庚先生代购之王辰编《续殷文存》。李即李光涛先生。

④即1936年4月11日致容庚先生第一信中请代为商购黄浚所藏疑为殷代之印玺事。

⑤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著名甲骨学家,考古学社会员,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⑥夺“期”字。

⑦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⑧刘世珩(1874—1926),小字奎元,字聚卿,又字葱石,号櫞庵、聚卿,别号楚园,别署灵田耕者、枕雷道士,清末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文学家。清末广东巡抚刘瑞芬第五子,安徽贵池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历任道员、江宁商会总理、天津造币厂监督、直隶财政监理官、度支部左参议等职。其藏书楼名“玉海堂”、“聚学轩”、“暖红室”,藏书十万卷。刘世珩以校刻图书闻名于世,校刻图书计有《聚学轩丛书》十函一百册、《贵池先哲遗书》十函一百册、《玉海堂影宋丛书》五十二种、《宜春堂影宋巾箱本丛书》十种、《暖红室汇刻传奇》六函三十二册。

⑨沈维钧(1902—1971),号勤庐,吴兴人。1921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历任苏州桃坞中学、苏州中学教师,东吴大学教员、北京国学院助理研究员、上海光华大学教员、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干事。1936年8月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任常务理事。曾与郑德坤合著《中国明器》,编有《寰宇贞石图目录》二卷(与陈子彝同编)。

销尚须还债(前购何叙甫^①之物),事实上恐亦无多款也。兄拟售之物所需若干,请开一单,以便转达,如何?祈复。顺颂箸祺。

弟中舒谨启,四月廿三日。

1936年5月2日^②

希白兄:

殷玺承兄代谋,感甚。此物能归公有,迟早自可不拘,以弟之劝说,孟真对此现亦关注,此月内彼或将有北平之行,能就近面洽尤好。《古器物名厘订》尚未脱稿,自觉新鲜甚多,敝帚自珍,此亦人之恒情也。《考古社刊》文题为《〈贞松堂集古遗文〉中疑伪器物考》^③,顷因论器物名称,觉此书伪器极多,殊出意料之外,写此正是就正大雅之意耳。今有一事奉询者:《虢中盨》(孙雪园^④藏者)何时出现北平市上?兄曾见此器否?颇疑系伪刻,因其字与刘善斋所藏数器极相似(如《写臂钟》、《郑白煮父鼎》、《药甗》、《午字父甗》、《郑中子绅簋》等),当出一人手摹,且十二盨之文,有袭《函皇父簋》之嫌(盨十二实少见),不知兄对此有何高见?《钟伯侵石沱》、《袒伯盨》^⑤与《公伐徐钟、鼎》皆是此一路器物,作伪本领真堪惊叹矣!尊藏各件

①何遂(1888—1968),字叙甫,福建侯官(一说闽侯)人,著名的图书、文物收藏家。早年加入同盟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购买何遂藏品,事在1933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九年来筹备经过简要报告》(1941年10月)载:“绘园古物之购置:绘园古物原为闽侯何叙甫氏私藏,计二十餘件,中有巨鹿瓷器、历代铜器佛像,尤可珍贵者为南北朝之石刻雕塑,何氏积廿年之精力,由豫陕古玩商手中辗转而得者。民国廿二年,何氏为义军募款,售此筹饷,本院筹备处同人邀专家为之鉴定,佥认为此种富于历史艺术意义之收藏,散佚可惜,极宜收为共有。经与何氏磋商,以三万四千元让归本院保存,购置费当时向交通部借垫,经两载撙节,陆续归还。”(刘鼎铭选辑:《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又按:此事采购议价、筹款之经过,《傅斯年遗札》中1933年7、8、9月辛树帜、张道藩、傅斯年致朱家騤电稿及傅斯年致李济多封信中皆言及此事,可参看。

②信中提及“《古器物名厘订》尚未脱稿”,当与1936年3月29日致容庚信中提及“近撰《几种古铜器名称之厘订》”同时,故系于1936年。

③此文似未发表。

④孙壮,字伯恒,号雪园、高逸居士,斋名读雪斋、澄秋馆。北京大兴人,著名收藏家、书法家,曾任商务印书馆北平馆经理。所藏青铜器,商承祚先生编有《北平孙氏雪园藏器》。据傅斯年1935年3月致李济函,由徐中舒接洽,曾从孙氏手中以九百元之价购买了殷墟出土的二鼎并彝机六个(参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98页)。

⑤此“《袒伯盨》”疑为《袒伯鼎》之误,即《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三第七页所著录者。

清单，已与傅、李谈过^①，傅欲请兄稍稍贬价，问三千可否？李谓此事须过暑假后才能商议，似此时款无著落也。以此测之，此事或非无希望，傅到平时，与面洽如何？弟等苏州之行，思永无暇，彦堂随便，遂作罢论。卒复。顺颂箸祺。

弟中舒，五月二日。

1936年5月25日

希白我兄：

两星期前曾寄拙作《论古铜器之鉴别》^②，口口（此二字残损）此文已付刊否？可否代多印单行本30册？尊意有何指教？甚愿知之。闻故官发现大批铜器，兄当已寓目，其中有何重要器物？希不吝赐示为感！善斋所藏伪刻甚多，尊著当已出版，不知拙作涉及善藏者有与尊意低触口口（此二字残损）？弟意已著录中，精伪日多，当严格绳之，宁可过信其伪（此字原为“真”，后划掉修改为“伪”），不可过信其真，致为作伪者窃笑也。尊藏各器目已交与裘子元兄，裘云博物馆可以全部购入。暑假前，即六七月间，可以先付千元，其馀在数月内亦可陆续偿付，惟总价若干，须兄与孟真面洽^③。孟真兄下星期或口口（此二字残损）未前往北平，兄可迳与商之。殷虚两印，如能于此时购妥尤好。近在《大公报》读兄论二王书^④，此似载《艺术周刊》为宜。专此，即颂箸祺。

弟中舒谨启，五月廿五日。

1936年9月9日（图见封二）

希白兄：久未奉闻，甚念。闻子元兄言，尊藏业已寄到，此后得公开展览，至为盛事。《善斋图录》及《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可否以最廉各为代购一部^⑤？

①指傅斯年、李济。

②原信无年份，根据前信及此信中提及之《大公报》载容庚先生“论二王书”事，此信应系于1936年5月25日。

③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购买容庚藏青铜器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九年来筹备经过简要报告》（1941年10月）载：“东莞容氏颂斋藏品三十二件，亦以四千元让归本院。”（刘鼎铭选辑：《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

④指容庚先生撰《二王墨迹见传考》，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6期，1936年5月22日。又，1936年容庚先生曾编印《二王墨影》十三帖凡一册，谓“字内所藏，几具于此书，焕若神明，枣刻不足贵矣”，售价一元（《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本社出版书籍》）。

⑤《善斋图录》即《善斋彝器图录》，据《考古学社社刊》第六期《本社出版书籍》，《善斋彝器图录》公开售价二十二元。《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北京琉璃厂古董商人黄浚（伯川）编，收录铜器179件，1936年珂罗版印刷。

闻子馨^①言,《尊古吉金图》托于思泊^②以半价购之,不知均能援此例否?《考古社刊》第五期何时集稿?如能将于藏二銖^③购至,当为草《论銖印》一文,其价或须酌增,请兄相机说之,但以不超二百为最好。此事既奉烦甚久,如能早成,亦了一心愿也。近拟撰《金文目》,严别真膺,以能得原拓本为上选,不知尊藏及于藏能惠借荷阅否?再吴氏《攢古》^④原底近已售与何人?闻思泊曾得其一部分,确否?其他未售出者存何处?如价不太昂,亦可酌购。如此诸家所藏倘均可寓目,弟当将宿负文债清理后即行北行,不知兄能助我成此举否?闻锡永^⑤兄曾去平一行,顷当已返京矣。平中近况颇欲详知一二,晤时总可得若干消息也。寿州所出铜器安徽图书馆部分^⑥,弟于暑假已往拍照,不过现时以他事绊系,尚未整理,拟下月内当可就绪,俟脱稿再行奉正。专此,即颂撰祺。

弟中舒,廿五、九、九。

1936年11月9日^⑦

希白兄:

顷由子元兄处转到大函,彦堂兄已赴安阳、洛阳等处,归期约在一两月后,考古五期已批,想不能久待也。弟日内亦较忙,即拟撰一文寄陈,俟写就即行邮上。刘晦之所藏亟欲脱售,前与孟真、济之两公商酌,

①吴其昌(1904-1944),浙江海宁人,字子馨,又字正厂。1925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与徐中舒先生为同学,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著有《朱子著述考》、《殷墟书契解诂》、《宋元明清学术史》、《金文世族谱》、《三统历简谱》、《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等。

②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号双剑簃主人、泽螺居士、夙兴叟,著名古文字学家。

③于,指于省吾先生。徐中舒先生1936年4月11日信曾托容庚先生代购黄百川旧藏殷玺,盖此时已由于省吾先生购得。1940年于省吾先生出版《双剑簃古器物图录》,收录了《邺中片羽》初集及二集著录之三件殷玺。

④《攢古录金文》三卷,清吴式芬辑。

⑤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号弩刚、蠖公、契斋,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曾于1934年与容庚、徐中舒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时任金陵大学教授。

⑥1933年春,安徽水灾,当地乡绅以赈灾为名,纠集百姓挖掘古墓,得大批楚国青铜器,旋经古董商之手售往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引起轰动,于是安徽文化界纷纷呼吁省政府加以保护,省政府遂令寿县政府将收缴古物运往省城,结果除部分古物留存当地外,其馀七百馀件器物运往安庆,存放于安徽省立图书馆。1934年6月16日,徐中舒先生在《大公报·图书周刊》上发表了《寿州出土楚铜器补述》。

⑦原信无年份。此信言及徐中舒先生受傅斯年、李济委托购买刘体智藏青铜器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底本,其事在1936年11月。按,此札涉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购买善斋青铜器事,乃史语所三十年代最大一宗财政支出,所购藏品,多为原中央博物院及后来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器之精品,详情参见拙作《徐中舒先生遗札考述》,待刊。

如少购不如多购，筹划款项固同一困难也。孟真对此事极热心，此次因购《小校经阁拓本》^①再至沪上，与刘把握多次，刘极盼所藏能收归公有，当时曾嘱刘照尊撰《善斋吉金图》^②开一原购价单，除已售出者外，业已开来，总价约至十万以外，器约百廿，而最精之品如《沈子它》^③已售与华比银行^④，《矢令尊》已出洋^⑤，《匱壶盖》^⑥亦未列入，《陈侯因脊》^⑦云在其儿媳处（其子已有精神病，此儿媳似即吃官司者），不便往取，《象尊》、《鶡尊》亦无，其他散出者，兄当已有所闻悉。为公家购物，人多口杂，况须设法张罗款项，其难可知。傅、李两公如此热心，如价钱上不能公道，恐不能鼓励其筹款之心。又此诸精粹既去（《曾姬无恤壶》^⑧及《奇字

①1935年刘体智先生辑录三十年访求金石拓本所得，编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凡十八册、四十类，其中三代器二十七类三千三百六十五件；秦汉器、泉范、造像等共十三类，二千八百二十一件（容庚先生统计），附释文及旧拓中前人题记于后。此处所言售价五千之《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乃刘氏原拓稿本，今藏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1935年刘体智先生曾石印《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一百八十套。据傅斯年图书馆藏史语所档案中1936年12月19日容庚先生致徐中舒先生函，似《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底本与石印本内容颇有出入（《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档案编号：498-6-47），因未见原书，俟考。

②当指容庚先生编《善斋彝器图录》。

③即《沈子它簋》，刘体智藏《沈子它簋盖》，有铭一百四十九字，著录于《善斋彝器图录》图八四。此器现藏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历史博物馆。

④华比银行，总部设在布鲁塞尔，1902年在上海设分行，1906年在天津设分行，以后又在北京、汉口、香港等地设立分行，1956年天津分行结业。

⑤《矢令尊》，即前注引傅斯年致徐中舒函中所谓《令尊》，有铭一百八十七字，著录于《善斋彝器图录》图一三二；“已出洋”，指当时《矢令尊》已售往美国，故傅斯年致刘体智函中有“先生已电美国索回《令尊》”语。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中有1936年12月30日刘体智致函徐中舒，谓：日内坎拿大皇后号轮船入口，《矢尊》寄到，顷间提单已先送来，问应交何处？（档案编号：元498-6-48）

⑥《匱壶盖》有铭一百二字，著录于《善斋彝器图录》图一〇三。

⑦即《陈侯因脊敦》，著名的“陈侯四器”之一，有铭七十九字，其中有“高祖黄帝”语，著录于《善斋彝器图录》图八十八。徐中舒先生1933年曾撰有《陈侯四器考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专门对“黄帝之传说”进行了研究。又丁山先生亦撰有《由陈侯因脊敦铭黄帝论五帝》（亦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徐中舒先生特就此文撰写“附记”，论及传说中不同的古史系统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征，与《再论小屯与仰韶》一道，是徐中舒先生关于夏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

⑧即1933年“寿州出土楚器”中之最著名者，凡二，著录于《善斋彝器图录》图一〇四、一〇五，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钟》^①、《大作祖丁鼎》^②要为最精之存品矣),再如何选拔,亦是难题。如有五万元之款,兄拟选拔其若干器物,能各开一目录并详列其公道之价目否?刘藏古物,兄既主张公家购买,仍盼能多抒高见,始终促成其事,如何?敬候明教。刘处亟待复函,愈速愈好。《小校经阁拓本》已购好,其未入选之疑伪、重复诸拓,亦一并由刘指出,价五千,即照刘所索之数。专复,即颂著祺。

弟中舒,十一月九日。

梅原石兽影片^③,闻之孟真,系由他处转翻,合并奉闻,又及。

1937年1月28日

希白兄:

日前获读还示,无任快慰。罗印《三代吉金文》^④,此间共需四部,俟旧历年后即将款汇奉,邮费不知尚需几何?承嘱询问孟兄各件,已转达。孟云直接奉复,殊不得要领,迟当再为催询也。《师旅鼎》^⑤花纹祈便为拓一段为盼。《考古社刊》亟欲先读为快。如已出版,请即寄示。专此,即颂撰祺。

①《奇字钟》,又称《能原钟》、《能原镈》,有铭六十字,东周时越国鸟篆,不能尽识,故名。清末江西清江县出土,为刘心源购得,著录于《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九,后转归刘体智,著录于《善斋彝器图录》图十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北京故宫藏另一件,有铭四十八字。

②即《善斋彝器图录》图四三、四四之《大方一鼎》《大方二鼎》,其铭各四十、四十一字。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三亦著录此鼎,凡三,作《大作且丁鼎》,即徐中舒先生所用之名(《三代吉金文存》卷四作《大且丁鼎》)。

③梅原末治(1893-1983),日本考古学家,师事滨田耕作、内藤湖南,编著有《鉴镜的研究》(1927年)、《铜铎的研究》(1927年)、《汉以前古镜的研究》(1936年)、《中国青铜时代考》(胡厚宣译,1936年)、《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37年)、《河南安阳遗宝》(1940年)、《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1943年)、《战国式铜器的研究》(1939年)、《中国青铜器时代之研究》(1937年)、《白鹤吉金撰集》(1940年)、《中国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1943年)等,编有《新修泉屋清赏》等。此处所谓“石兽影片”,未详所指。

④即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由旅顺墨缘堂影印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7年2月第11卷第1号《出版界消息》有《三代吉金文存》征订启示,谓是书“凡二十卷二十册,已成首函五册,现售预约,每部百八十元。本年二月底截止,六月内书可完全出齐,逾期每部实售二百三十元。以成本过重,只成百部。”容庚先生于罗氏执弟子礼,故代为征订。傅斯年图书馆藏史语所档案中存容庚先生致徐中舒先生函,内容即商购《三代吉金文存》事(《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档案编号:元74-20)。容庚先生旧藏闻一多先生遗札中亦有关于向容庚先生预约《三代吉金文存》的内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名人手札选萃》,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0页)。

⑤《师旅鼎》,西周早期青铜器,七十九字,《善斋彝器图录》图三一著录,容庚先生以大洋八百元之价购自善斋。(参见李宗焜:《刘体智与容庚往来函札》,《古今论衡》第13期,2005年11月)。

弟中舒谨启，廿六、一、廿八。

1945年10月3日^①

希白吾兄：自弟来^②京后，忽已十年，书疏虽绝，存念时新。前岁令妹八爱南来^③，同在燕大任职，得闻近况。兹者国土重光，东归有期，中土古物，时有新资。明年倘得北上，一扩眼界，慰何如之！顷胡厚宣兄便道赴平^④，视候起居。厚宣此行，欲多识收藏家，乞广予绍介为荷。专此，即颂撰祺。

弟徐中舒谨上，十月三日。

本文写作，承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副馆长惠赐徐中舒先生遗札复印件，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潘艳桃教授亦有帮助，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陈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①原信无年份，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曾很快的由后方回到北京、天津，调查并搜集战后新出土的甲骨文字。”（《甲骨文献集成》第四十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据信中介绍胡厚宣事，是此信当系于1945年。张涛《从胡厚宣写给刘体智的两封短札谈起》（载《中国文化》第四十七期）亦曾提及此信，然谓“似作于1946年10月3日”，似误。

②此“来”当为“离”之误。

③容媛（1899-1996），字八爱，著名金石目录学家，容庚之妹，曾先后供职于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有《金石书录目》、《金石书目录补编》、《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石刻拓片草目》、《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和《秦汉石刻题跋辑录》等。“前岁令妹八爱南来”，指1942年燕京大学迁往成都，容媛稍后亦来蓉。

④胡厚宣在《深切怀念容希白先生》（载《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曾提及此事，云：“抗战八年，回到北平，见到分别已久的师友，他们都帮我搜集抗战期间，流散在北平天津的甲骨文字……还有就是来往更多的容先生，他经常进城看我，使我受教很多。他把自藏甲骨交我摹录和墨拓，后来爽落把自藏的13片大片甲骨，捐送给了我们《甲骨文合集》编辑组收存。”按：胡厚宣先生此后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与刘体智先生保持着联系，刘震龄先生藏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致刘体智函》和《胡厚宣致刘体智函》，在《胡厚宣致刘体智函》中，还专门向刘报告容庚、商承祚、徐中舒先生的近况及通讯地址，谓“徐中舒先生现在成都四川大学，去年曾来北京开会，惟未来上海耳”（李宗焜：《刘体智与容庚往来函札》，《古今论衡》第13期，2005年11月）。



徐中舒致容庚书札

详参陈力《徐中舒先生遗札十三通笺释》一文



唐兰致刘体智书札二通

详参张涛《唐兰早期甲金学研究表微》一文